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八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唐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 在位七年 壽五十二

諱亨玄宗第三子也開元二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安祿山入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誅之玄宗不許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次載六月侍玄宗入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太子會兵討賊玄宗乃分兵與之太子乃還七月杜鴻漸裴冕等勸進太子乃即位于靈武

至德元載正月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顏杲卿起兵纒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土承業承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數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賊爾人勿汝本營州牧羊羯奴上居謁勿營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

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臊羯狗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臊羯狗驟蘇曹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尚之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葦城為賊所據賈賁及義前至雍丘有眾二千雍於用切縣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

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進陽救兵于襄邑破之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賈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蕪頓賈眾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人馬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城也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城樓堞皆盡也城上女垣也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

肅宗



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繼斫營傳夜繼而出所計略切積六十餘

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糒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

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

絕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四月至

常山與光弼合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

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

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光弼進圍博陵十日

不技引兵還恒陽就食五月令孤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

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勞即朝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

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李忠義何在

潮慙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

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書

別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

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敗馬奔于博陵

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

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搥心祿山大懼議奔洛陽走歸范陽

特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

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

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

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援于也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

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

進兵復陝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

西原翰大敗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大拔

歸仁執翰降賊祿山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

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

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上即膏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

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諸關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

致陛下播越上補火補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

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

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以知



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深遠也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

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見也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

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在咸陽西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

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

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搗也

上杖獲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

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

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

陛下左右豈敢自安必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

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賜與真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於

是始整部伍為行計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官闕陛

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

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其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

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

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

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直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音談與

李輔國執鞚諫曰如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

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上助則中原之地拱

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

晉肅宗

深遠也

見也

搗也

賜與

必

音談

如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上助



前行入蜀亦足自達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共歸見父母及長安  
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  
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

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今賊入長安方虜掠  
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眾皆曰善太子至烏

氏漢安定縣名烏水出西北入渭氏音支肅宗是年改曰保定屬涇州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

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前至平涼閱監牧馬監居階州謂得數万

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士貢上至散關分苞從將士為

六軍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

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

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使安思

順將兵鎮關中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瓘等至如皆降

於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

汧隴輒煙切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麇聚益無遠略既

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

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太子至平涼數日朔

方留後杜鴻漸等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

若迎太子至此必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

一時也乃使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

太子亦勸太子之朝方太子從之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

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

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

則逆賊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

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音區山崎嶇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

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

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祿獻上音衣下音衣又

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時塞上精兵皆選入

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千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



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祭御史李勣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勣朝廷始尊初京兆李必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必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上渠之切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馳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必為右相必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敕改扶風為鳳翔郡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檠上老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乃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中反賊者

乃大驚

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卒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中反賊者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焉賊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置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專于儀等將兵五万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囚復望矣回紇吐蕃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皇下制赦天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方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戰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牧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重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



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仍命章見素房瑄崔漢奉傳國寶王冊  
詣靈武傳位。初上皇每醮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明皇分樂  
上坐奏謂之立部伎堂繼以鼓吹。以爲殿吹亦軍中樂馬上之自漢以後  
唐以詩胡樂教坊府將散樂雜戲。散樂雜戲後明皇爲平上自散樂一  
鼓吹部胡樂教坊府將散樂雜戲。散樂雜戲後明皇爲平上自散樂一  
他命守工上藩樂以方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又以山車陸船載  
樂內教坊於蓬萊宮創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河西節度使楊欽  
樂江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霓裳羽衣曲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  
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  
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力各切故雖茅茨土階。茨灰切  
茅茨以草覆屋與茅茨不惡食菲食。上數尾切薄也惡衣不取其  
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矜耳目  
之玩。切德多義寫聲技之功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  
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  
齊客誅卒致變輿播越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齊齊也謂之靈也

生民塗炭乃知人曰崇華罪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歔泣下賊皆  
露刃睨之。上謂計切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擲直也西  
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支分也祿山聞鄉間百姓  
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索也并其私財盡掠之又  
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盜  
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  
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下切賊望  
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往往殺賊  
官吏遷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鄰坊壯  
州初並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遂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  
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真獻之蜀之靈武  
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薛景仙  
令殺賊守將克九月以廣平王儼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  
焉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黃也衣白



昔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教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懼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執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從千客切可者行之不可上曰：「已之上許之。」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道臨王守禮之子承采，此字使于回紇，以請兵。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上至順化，章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真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省息井切香上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蓋切竭誠也。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曾臆，諸將拱手避之。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

上八十一

上七

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十月，

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泝蘇故

日，上至洋川。上音祥，洋州漢城，夫人生於洋川，高帝令漢中王瑀陸

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推鹽法

用以饒。推音切，謂鹽也。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技知名之士

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御

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

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上音

房詩大雅二音，名上音板，故下民卒，率板反也。言反先王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上由

是疎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

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寇落河，河胡胡雖多，安能敵

我。」劉秩、瑄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咸陽名瑄効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先利切牛皆震駭，賊縱火

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上聞瑄敗，大



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如初

**考異**曰肅宗至德元載正月祿山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幸蜀記云以珣為左相通儒為右相今從實錄五月肅宗眾潰走保南陽玄宗實錄云是攜百姓數千人奔順陽川今從舊傳七月上命河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段秀實別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萬眾赴行在今從舊傳十月第五琦請市輕貨令漢中王瑒陸運以助軍鄴侯家傳云肅元載今於鄆鄉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鄆鄉今不取



唐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皇帝下

至德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自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  
疽癰瘡性益躁暴既稱帝深居禁中  
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  
 白事祿山發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  
 所出莊與慶緒謀夜持兵立帳外闔豎李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  
 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帝位  
 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  
 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  
 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  
 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  
 者給緞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  
 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邨使祿  
 山有百里之國則亦借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  
 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

制哉上曰善 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

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二萬趣睢陽音趨睢太守許遠生忌于張巡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

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

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

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

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

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

益驕橫孟切驕縱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上皇思張九

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是時府庫無

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

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

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

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

醉纔也凡應募入軍者一切不金不金此至於朝士僮僕衣金



紫補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也至是而極焉尹子奇益兵圍

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嚴備

既成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賊皆濫也無所見遂解甲

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

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射食亦神乃刺高為矢中者喜利也高

平高切中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

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九月元帥廣平王叔昌將朔方等軍

及回紇西域之眾統下沒切其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長安甲夜捷

書至鳳翔是時上百僚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使入蜀奏上皇上

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

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

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

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

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

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冬十月尹子奇以圍睢陽城中食

盡議弃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賊必

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

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

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

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

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

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

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

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吸迄及切

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

械甲仗械胡介切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曰器無盛曰械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  
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  
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錡老聞睢陽圍  
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  
共救之曉素傲很上魚到切不受錡命比錡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錡  
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回紇君郭子儀等克復東京  
安慶緒奔河北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  
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  
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  
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丁卯上入西京 十二  
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  
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推與安祿  
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胡公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  
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虜從立功之臣皆  
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愬持陵切盧奕顏杲烈表履謙許遠張巡等  
皆加追贈官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議者或罪  
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  
上之以為巡以寡擊眾以弱擊強保汎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  
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  
弃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  
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  
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議由是始息 史思  
明囚安慶緒使者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  
為唐有矣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  
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  
或勳舊子孫今一旣示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  
陷賊者尚多若寬之是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  
書曰殲厥渠魁殲子屠切勿遺也勿遺也勿從罔理勿從罔理諲器守文諲器守文真真勿不達大  
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



賜自盡以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北府門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三赦陳希烈等皆自掉棊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

連肺腑肺之方發物也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

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

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酷之所羞大馬之不如儻更

令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謂諛之且無法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

元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弃孤城聖粉寇手

聖粉寇手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

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謂甲士切警言者戒乃復

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春二月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

以載為年夏五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張鎬性簡

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方彊則眾附

勢奪則人離彼維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時上以

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莫忠懇可信上以

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

使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瓌音余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

雜以巫祝俚俗上兩耳切上悅之以瓌為中書侍郎山人韓穎改

造新曆六月初行穎曆史思明復叛秋七月初鑄當十大錢文

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第五姓也冊命回紇可

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瑋

鮮于叔明為使瑤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赤也胡帽坐帳中

搦上儀衛甚盛引瑤等立於帳外瑤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

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瑤與叔明對曰鄰者上許亮切唐與

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

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



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八月命郭子儀討突  
慶緒又命李光弼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  
故不置元帥但以官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之各自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  
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  
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  
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發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  
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  
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音冀下音諭覬幸也其覬欲也謂幸得其所欲其  
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  
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  
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  
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匡  
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

卷八十一

十一

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  
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  
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  
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  
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  
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果可勝校乎  
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眈音普眈也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  
者常惴惴焉畏其下惴音端也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  
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  
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  
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  
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  
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咸伏斧質



斧所也實也古者斬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  
不服宇內人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詭  
謀之遠哉

二年史思明誘安慶緒殺之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思  
明遂自稱大燕皇帝四月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  
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表寶印符契晨夕軍號  
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  
行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只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  
畢間奏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  
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輔國由是  
忌峴六月分朔方置邢靈等九州節度使與朝忌惡郭子儀因  
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  
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  
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渾光弼之嚴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思  
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

監八十一

六

夕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  
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欲絕  
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  
雍希顥守其柵曰此則華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  
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  
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馮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  
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  
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立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  
父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  
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降或  
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  
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  
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諸將致死擊之賊眾  
賈思月乃直序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後食貨志曰重輪錢



錢之於外郭為重輪故稱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  
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表切餓死曰殍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取  
忠州刺史

上元元年閏四月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己來思禮  
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

聖十哲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至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  
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相諸葛亮唐衛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列于  
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吳

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以京兆尹劉晏  
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監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上皇愛

興慶宮首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  
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皇多御長慶樓

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  
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

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  
小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於陛下且興慶宮與閭閻

壙淺露垣于城壙餘非至善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君之與彼  
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焚惑聖聽上泣不應會上不豫秋七月輔國矯

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上皇不懌因不茹葷上入想切食  
物與辟穀浸以成疾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也猶往

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  
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猶餘○二年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

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  
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朝義憂懼

不知所為其部將駱悅駱姓為囚思明縊殺之朝義即帝位五月  
李光弼自河中入朝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

端午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  
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泣然張

后尚不敢詣西內八月李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  
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



密請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也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建子月一

每除五品以上清望京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

舉以行殿最曰最下功曰殿正諸成切正京兆尹劉晏坐事貶通州刺史以御史中丞元載為

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

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元載元年建寅月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

有貲產切貨也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之以而

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米白

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直切各切

產無因而強有不服者嚴刑以戒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

之直切累也或相聚山澤盜州縣不能制初王思禮

度使資儲備行贍軍之木百萬斛思禮薨營崇嗣

覓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

則鈎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遂作亂殺景山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救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

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建卯月以雲京為河東節度使是

行營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

而授之絳州諸軍探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

曰河東之事以委卿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

瑒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令還鎮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元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

肅宗



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建巳月。建州刺史崔侁。疏奏稱有臣真

如恍惚登天見焮音廣切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

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

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

月數皆如其舊。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

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

兵制救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

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

陛下動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堪也太子出

起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

內諸者監段陌俊選官自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以上

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之太子

至以難如。告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且以甲卒守之是之收捕越

係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迨后於別殿下卯上崩輔國手殺

係是日始行監國之令。及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

玄宗即位。初李國貞。以月方將士不樂皆思郭

王元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抄日以為功子儀曰以臨吐

成其豐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月收元

振。共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零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效上

誅之。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六月以劉晏為戶部

元。度支轉運監鐵鑄錢等使。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

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

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

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

刻木首葬之。

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李泌止之鄴侯

家傳曰先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厭先

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擅殺

今不取。賊陷睢陽。等被殺新傳曰。王巨之走臨淮。必有妹嫁



陸氏遮巨勸勿行一助百緜弗入為巡二縫行間軍三玩陸家姑  
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四臨淮陸城五昨陽城何以得六今不  
取 乾元元年郭子儀入朝實錄七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八  
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拔壞州始擒太清實錄誤也唐曆本紀等皆无  
之舊于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家範通鑑卷第八十二

唐紀

昏文孝武皇帝上

十七

二

承初名煥肅宗長子

平

肅宗

即位為

子儀率兵討安祿山收 及兩京乾元元年立為太子

應元年四月肅宗有疾張后欲立越王

國等系張后是月肅宗崩太子即位

俱德元年正月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故初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詣瑱言

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瑱與賊

謀致仲昇陷賊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鎮皆切齒

於元振目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可北之地付瑒 中

朝義屢出國賊相繼以土地陳子孫謂之蕃鎮 史

自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

胡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等帥眾三萬

度使李懷仙已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

之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獨與胡騎數百欲北

入奚契丹本征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於林中懷仙取其

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閏月以史朝

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磁 田承嗣為魏博德

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博瀛鎮自田承嗣始傳五世至田洪正入朝

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盧龍瀛鎮自李懷仙始更三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

寵甚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其輩

苟輩無事因而授之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

士必法近世專尚文辭自煬帝始置進士科尚試不

而已愚時考功員外郎劉田如士加及月經力帖

得六以上士試雜文二篇通文然後策以弊車而

俗朝之公卿以此士家之長老此其明經則州帖括

而備舉人皆令投自應如此欲其道相崇廉議

而備舉人皆令投自應如此欲其道相崇廉議

而備舉人皆令投自應如此欲其道相崇廉議



何可得也請令縣人察孝廉取行鄉閭學知經術為之於州刺史  
考試非之於省州任各占一經胡培信學之士問義一

對策二道上第即法官中第得出身罷歸又省非理國所

資以去八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議給事中李西左丞官至

北尹解武並與紅同至議以為今試字者以帖字為精通文者

聲病為是非謂以聲律風流類弊誠當釐改然自宋晉以來人多偏

寓上居鄉土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

以聞給又請置五經秀才科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

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胡廣云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賈

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

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具之以魏博都防禦使

田承嗣為節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唯使老弱耕稼

數年引有文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七月吐蕃

西德以來開拓如邊境地連西域置直都督府

州縣開元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

東丁壯為戍總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

監居八坊為八十四監以牧之畜馬牛軍城戍

羅邈也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近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

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斂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

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比日為左社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

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

辛未必奉夫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

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

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以谷渾党二十餘萬長瀾漫

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中書省人王延昌奏請益

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上方治立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

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散郭子儀聞之來自咸陽歸長

德示



安比車駕已去。纔出苑門，度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五西迎吐蕃。遇子儀於望遠門內，子儀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還，無主矣。」公上力正切郭子儀時為中令故稱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

責讓之，以兵接送行在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自後將一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此上乃辛朝恩，魯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

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間，舍長安中蕭然一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軍勢。

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東子儀使長孫全緒呼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為然，恐眾道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程元振

卷八十二

且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徵諸道兵，李光弼等

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如上一疏，以為良醫療疾，力切也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

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辭讀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

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加罪也，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

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

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赴難，轉關，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兵持滿外向突，城中不解甲。

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一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明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十二月，

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謂上先謁後朝，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

唐宗



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師  
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  
此○二年正月遣檢校刑部尚書頓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  
也皇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員知說論懷恩入朝  
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世  
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若以郭子儀代  
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李抱真曰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  
兄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既不  
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勣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  
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  
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  
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  
副元帥河中也雙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  
面目見汾陽王一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  
為一府思子儀也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僕固瑒圍榆次旬

世八十二

9

生四

餘云拔其將白也無暉帥眾攻瑒殺之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  
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動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  
至長安給待也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歎郭子儀如  
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上  
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  
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祭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  
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也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  
遇之加厚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也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  
迂險勞費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  
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  
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十錢也百姓接穗也摩也回也切也又也刻也木也切也手也紫也以  
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  
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  
推晏為自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五月初行五紀曆也晉也不也與也天也人也  
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琴

唐代宗

詔司天臺官屬郭敬之等後用麟德元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琴



弟方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倖俸悉罷之。七月稅天下青苗錢謂之法集代字若以說定稅而欲以夏秋時以給百官俸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王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

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

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戍疾薨。八月郭

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

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

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

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

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如字警

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

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

斬子儀夜出在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

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遁涇水在涇

十一月郭子儀行營入朝郭晞子儀在汾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

白孝德患之以議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

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

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

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生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

辭去選老健者一人贊必益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

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蜀

邪若蜀如字副元帥負若蜀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

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忘卒為暴行且致亂則罪

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

曰公幸教曉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並

中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一餘萬

永泰元年月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龍右節度使以其

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賊有變上置兵

衝而荒亂之餘士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



獨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字謂檢閱試習武備也霍光行

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

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三月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

又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

召見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

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其諫切鐵有

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顛古本切亦作體骨疆四所其諫切鐵有

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杼直曰切謂

役剝膚及髓陛下不以此思所以救之之術實懼焉今天下進

胡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

東洎海南至番禺上音番下音馬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

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

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乘休其餘以糧儲罪屨之資弊如

也草屨充疲人首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

之患日甚一日上不能用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

於興唐守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

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觀之

四月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諷

入奏事上問推酷之利推音甫設一本以度水以推也歲入幾何

諷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菽豆農

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

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哉即中五月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

移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時成德節度

使李寶貞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

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

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已羈縻而已九月僕固懷恩誘

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懷恩又以朔方兵繼

之郭子儀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途

遇暴疾而歸死於鳴沙范志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



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救宋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詔郭子儀於河內使屯涇陽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十月己未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主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擗甲投槍而進曾曉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

世八十二

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一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惣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軍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絲二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閏十月郭子儀還河中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肅昕婦斤上言學校不可

遂廢



大曆元年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

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錢鹽鐵等使分理天下財

賦。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與朝恩參舍省六切謂朝

正月上及兩省供奉官監祭御史外郎太常博士十日參贊常參

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出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

及以恩退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士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

師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

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平卯命

有司修國子監。元載專權恐奏士者改許其私乃請百官凡論士

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

事煩多所言多譏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

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士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

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

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

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門者奏首切

人有志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直元切謂

無得開奏首切

為儀衛者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無得開奏首切

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諱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士

陰中傷之中切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

罪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其卿誅謗貶岐州

別駕。八月國子監成釋奠奠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送度切

覆餗公餗釋云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

者不可測也常哀上言成均之任周禮人司樂掌成均之法董仲舒

國子監曰成均當用各儒不宜以官者領之不聽。十月乙未上生日

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縉錢二十四萬常哀

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而

切也請却之不聽。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

營代宗



十一月日南至赦來傳什一稅法。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二年正月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二月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常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惠慙慙切奪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以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穢傳之說也不疑不龍耳不為家翁見女子閨房之言謂穢文加特位於主何足聽也子儀歸杖屨數十。七月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真福衛州進士高郢以井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獲禍也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无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十二月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三年二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位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比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畧敕然後為宰相邪後乃命中使為泌葬一親又

唐代宗



為必娶盧氏女為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以數日宿第中。數日。伯達萊院。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禮泚弟。泚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朝廷不得已。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以希彩知幽州留後。十一月。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麟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麟鎮涇。而使子儀以朔方鎮邠州。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徙馬麟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嬪妃嫔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為新平尉。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為謝詞。

世八十一 五十七

**考異**曰代宗永泰元年九月丁酉懷恩死於鳴沙。舊懷恩傳曰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眾。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按長曆九月庚寅朔丁酉八日也。唐曆邠志皆云九月八日懷恩死於靈州。今從實錄。大曆元年二月邠卒。引弓至二百四十斤。舊傳作能引二十四弓。今從段公別傳。三年崔旰賜名寧。舊傳旰初為社鴻。漸行軍司馬。即改名寧。今從實錄。

為必娶盧氏女為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以數日宿第中。數日。伯達萊院。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禮泚弟。泚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朝廷不得已。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以希彩知幽州留後。十一月。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麟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麟鎮涇。而使子儀以朔方鎮邠州。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徙馬麟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嬪妃嫔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為新平尉。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為謝詞。



唐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五年正月觀軍容宣慰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其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載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三月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管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命悉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且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

盜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悉知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知朝恩之謀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上謂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泌欲也六年八月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江官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亦作細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因用虛耗混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稔邊慢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七年七月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經略副使朱泚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十月泚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八年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沿軍勸農府廩亦充實時藩鎮率

唐代示



皆跋扈上蒲駭切跋扈猶強梁也一說扈籛也水居者於獨彰其跋

未嘗關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俱餽皆不受所過

秋毫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

第彰從之遺表稱臣今必不起倉庫蓄牧先已封籍奉旨切籍謂車

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動音動言不近伏見吏部尚書劉晏上

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

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

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元載之黨徐浩薛嵩皆貶外州朝廷稍肅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練姑動至數萬匹

馬皆駑瘠無用駑瘠謂切駑也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

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七月回紇

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十餘乘九月晉州男子郇模郇模切以

麻辨髮上與典切持竹篋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

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

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

諸道監軍使也○九年二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

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六月興善寺胡僧

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攝

唐代宗



聞者皆服。十月李寶臣大破田承嗣將盧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齊魯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練。承倩詔罷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賢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十一年二月。田承嗣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悅。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金吾有告載縉夜醮子肖切醮祭也圖為不軌者。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賜載自盡。貶縉括州刺史。有司藉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四月。以楊綰為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

卷八十三

三

方宴客。聞之。減坐用別廢。即日省街也。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切去也。初元載以仕宦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加。京官俸歲約五萬六千餘緡。五月。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入權攝。又定諸人。權攝土人。春夏謂農秋冬追集給身糧。將西業者。謂之團結。自立與以

來州縣官俸。給或數十緡。至是謂聚上下有叙。元載王縉之為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常袞與朱泚上也。上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八月。欲辭堂封同列。小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

唐代宗



當辭位不當

唐制宰相堂封受三千六百緡  
祿與元後纒千二百德宗時復舊

臣光曰君

取食浮於人衣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且貪祿  
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衣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者不猶愈

州刺史顏真卿上即召還以為刑部尚書九月以

楊紹常表薦

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死如妾非公

段秀實為節

樂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

會未嘗飲酒

戶減稅十月奏兩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

韓滉

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

不然遣諫議

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阿附

不實上命御中

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謂

度支稱縣境

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

南獨無更命

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之官不損猶雁

問滉十一月

臣并置神祠錫

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平盧

節度使李正己

心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

之亂

靈曜本李正己之亂靈曜不受詔而反詔李忠臣李勉等討之

道合兵攻之所

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擁

兵十萬雄據東

鄰藩比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且澶

劫七州李寶臣據

恒易趙定深董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

鄧均房復郢六州

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

法令官爵申兵組

賊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

一城增一兵轉

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

兵無虛日以是

雖在中國名藩臣實如蠻貊異域焉○十三年二月

吐蕃寇靈州奪

其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渠尚書渠渠在靈州以蔽

屯田六月隴右

節度使朱泚獻猶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表

帥百官稱賀中

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猶捕鼠乃其

職也今同乳妖

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

以承天意上嘉

之十二月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

左僕射知三銓

及使職如故銓日緣切唐制吏部兵部皆有二銓尚

書其

銓其為一為東銓銓各有一為印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常表言於上

唐代宗



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  
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為  
澧州刺史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詔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妹婿張惠光惠光挾  
勢暴橫軍州苦之左相都虞候李希列因眾心怨怒與大將高  
其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留京師以希列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五月上崩德宗即位諒  
陰中動遵禮法常衣惡中書舍人崔祐甫奏貶祐甫為河南少尹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  
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  
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  
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  
知上初即位以衮為欺罔大駭百官衰經序立於月華門有制貶衮  
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上時居諒陰  
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  
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東政四  
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屬之六切連也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  
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  
不與而無所甄別上居延切察也下賢愚同滯崔祐用代之欲收時  
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  
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  
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詰其才行而用之上  
以為然

卷八十三

五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  
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  
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孰其才行而用  
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  
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  
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  
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卷八十三



曠古誇切書無曠庶官注  
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者

悉隸太常詔尊郭子儀為尚父大公為周師尚父諡者加太尉兼

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

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澤州刺史李鷄於諫上度

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且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如字

卿雲彌散河漢謂司馬云卿揚子雲也後言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

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

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

十有二上曰家費豢養而違物性豢胡養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

陽及豹豺前足善德鼠字非作豹無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

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

猶反也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

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

其所衣稱曰甲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

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器一年得選兵三萬先是

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

劔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出為益州刺

史至德初第五琦渠宜切第五姓始權益以佐軍用權記益切

之石拉今之權因以立名漢武帝初權酤酒是也及劉晏代之法

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婚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

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

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准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

不煩州縣而集事六月詔天下冤滯州府不為理聽詣三司使以

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及者聽樞登聞

鼓樞登聞以錘擊鼓也亦以擊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

是樞登聞鼓者甚眾右金吾將軍裴諝城口上疏以為訟者所爭皆

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舉先天

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

備顧問以朱泚為鳳翔尹代宗後龍官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



求取賞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  
還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  
每賜一物宣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  
重載而歸系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  
馬及繡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  
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以神策都知兵  
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  
琇珪以力更各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上恐其生變崔  
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  
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滯  
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  
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  
望焉七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室姑息  
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  
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

益八十三

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褻少不為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  
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  
曰宣皇帝以首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李之士皆從具  
御議獨兵部侍郎袁倓倓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  
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初代宗之世  
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  
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浪如字片未叙者亦實其中動  
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  
悉命踈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  
斛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策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  
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  
墮弛上謂之木妖大臣將帥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  
人謂之木妖時將帥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  
滅常貞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罷天下榷酒收利上之  
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无



大小比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李士親重無比八月以道州司馬楊  
炎為昭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  
求治下用入卜相於崔祐用祐用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  
遷謫上川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談諧祖祖古切猶言忽略中誤格  
無他焉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  
愕協律郎沈既濟上選幸議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  
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  
夫安行徐言非德也滌藻芳翰非才也累貧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  
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士著自略切言著士地而有不可本於  
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  
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  
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率之罪  
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  
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

監八十三

八

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  
之量音良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不保其往也責於  
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  
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  
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  
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唐職後之法有出則有租  
庸則有庸租出殺庸出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  
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  
可觀縣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選頂切文武各有其選漢之選  
是也主選選之事即也之與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  
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  
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  
減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照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疏  
謝告臯臯明之玄孫也 九月改淮西為淮寧 西川節度使同平  
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



至是入朝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

人僕隸也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

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

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吾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

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葬代宗將發引

上送之見輜輶車輜鳥昆切輶龍張切說文掛車也後因載喪飾以柳絮為喪車之屬不當馳道稍

拍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

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首午而行輜輶肅宗代宗皆喜陰陽

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卜祝周官大法太祝掌六祝之辭以辨九筮之名以辨九筮之名以辨九筮之名上雅不之信

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

左藏大府藏才浪切幣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比音毗掌內外

覆錢物唐時嘗改為司計又唐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也及第五琦為度支

使官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

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較其贏縮上余經切有餘利也殆二

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揚

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

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

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上多故切下音懶若蠹之莫甚於此請出

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

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

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湖南賊帥

王國良阻山為盜阻山所切特也言上遣都官負外郎闕播招撫之

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

曰朕比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對曰下詔

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奉

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有輿入中書或休假古所與也在禁大

事令中使咨決

代宗大曆十一年八月加朱泚同平章事實錄閏八月已亥

唐代宗



之出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此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  
九月又云蓋此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載其入朝  
耳十四年十月吐蕃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建中實  
錄裴垵德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月乃云  
去冬吐蕃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贊普謂韋倫  
曰今靈武之師聞命輟矣而山南已入扶文蜀師已趣灌口追且不  
及與此自相違今不取









